

# 紅色風暴
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集体创作

金山編劇



# 紅色風暴

(話劇)

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集體創作

金山編劇

中國戲劇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#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64号

北京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\*

统一书号: 10009·158 字数 75,000 印本 787×1092 线 1/32 印张 4  $\frac{3}{16}$

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-4000 册

定价 (7) 0.38 元



第一幕 第二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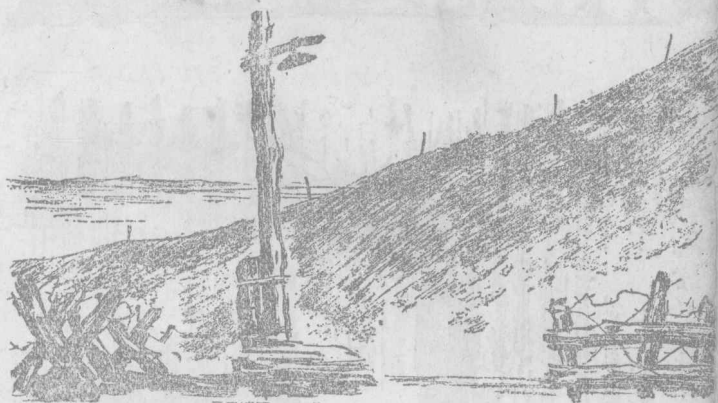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《紅色风暴》剧照

第三幕 第一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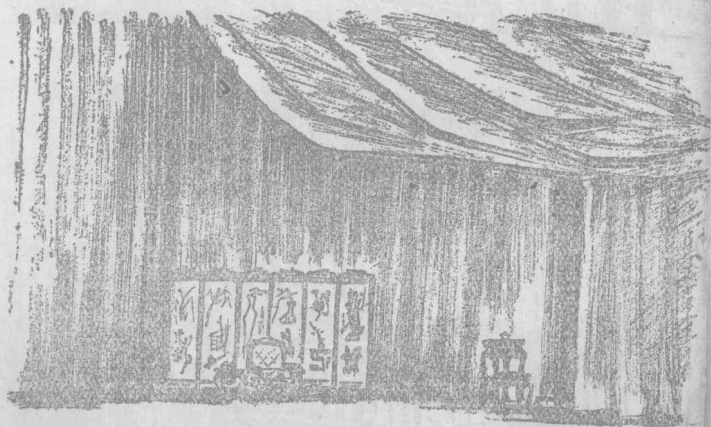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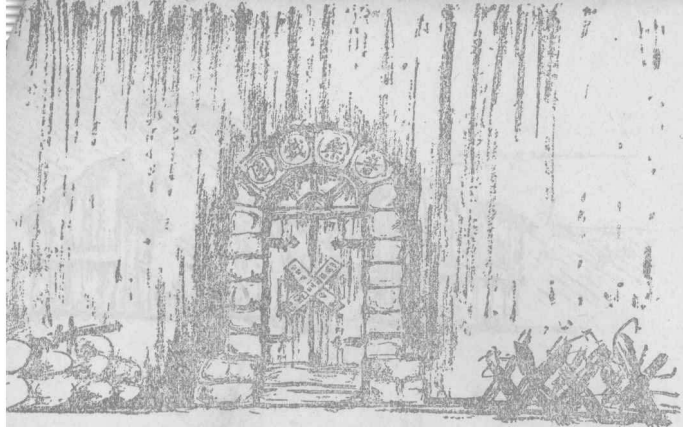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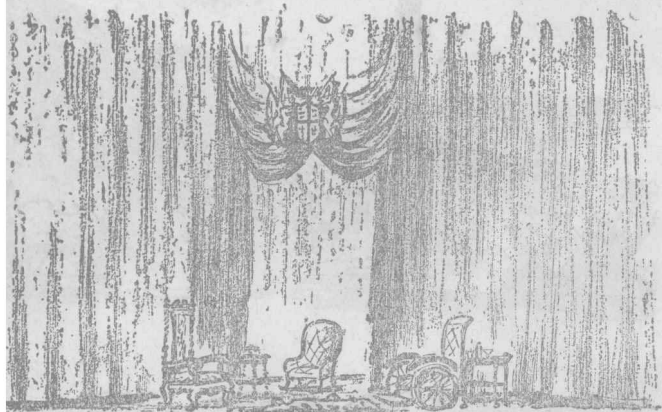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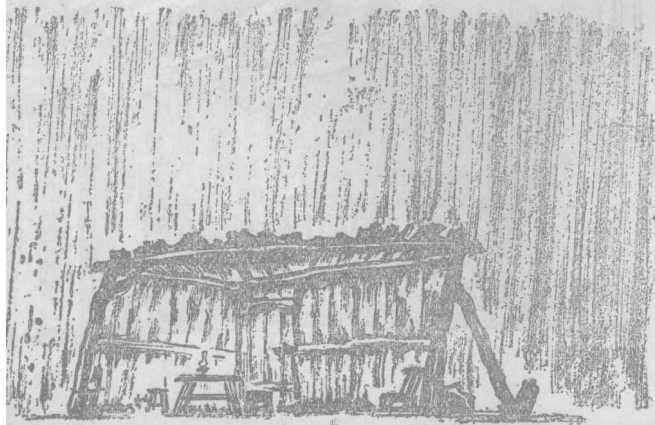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景



第四景



第五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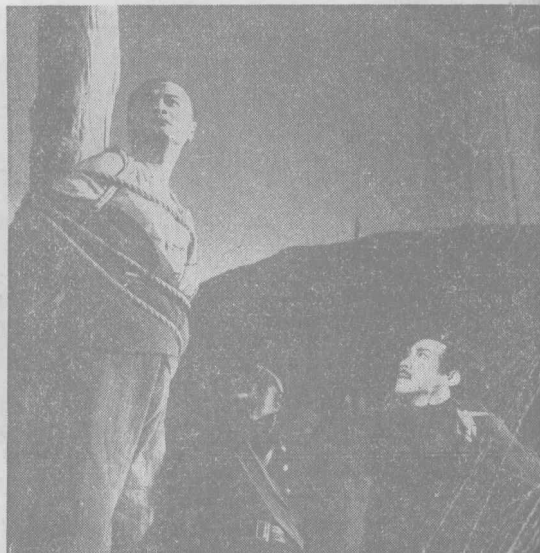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景



第三幕 第一場

第三幕 第二場



## 全劇人物

施 洋——律師，共產黨員，三十多歲。

林祥謙——工人，共產黨員，三十多歲。

林祥謙之父——老工人，六十歲。（簡稱林父）

陳桂貞——林祥謙之妻，二十八歲。

黃得發——工人，三十歲。

黃得發之妻——二十六歲（簡稱黃妻）

江有才——工人，三十歲。

江有才之妻——二十六歲。（簡稱江妻）

曾玉良——工人，二十五歲。

吳伯林——工人，二十七歲。

司機甲——火車司機，二十六歲。

司機乙——火車司機，三十四歲。

福建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湖北工人——若干人。

工人及各界代表——若干人。

梁成武——武漢水電工會主席，三十一歲。

白堅武——兩湖巡閱使署的政務科長，是吳佩孚的心腹，人們都

把他當作吳佩孚的政治顧問，都以白顧問相稱。三十多歲。

趙繼賢——京漢鐵路總局局長，三十多歲。

魏學清——京漢鐵路總局警務處長，四十歲。

胡大头——工頭，警務處密探，四十二歲。



齐副官——白坚武的侍从，四十岁。

营 长——三十九岁。

副 官——赵繼賢的侍从，二十九岁。

班 长——老兵，四十六岁。

警察甲——老警察，四十九岁。

士 兵——若干人。

警 察——若干人。

馬 弁——若干人。

斯鳩德——美国驻汉口总領事，三十多岁。

顧 弗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領事，五十岁。

海 俞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領事秘書，二十四岁。

女护士——英国驻汉口总領事的特別护士，三十七岁。

# 第一幕

## 第一場

1921年至1922年，京漢鐵路的工人，在殘酷的軍閥統治下，過着悲慘的奴隸生活；隨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，工人們得到了正確的指引，對統治階級的復仇火焰，漸漸從自在形成自為。這時期軍閥吳佩孚、張作霖之間，由於權勢地盤之爭，興師動武，正進行着劇烈的軍事內鬪，京漢鐵路上軍運頻繁，沿路哀鳴遍野，民不聊生；鐵路工人們，在經濟與政治的重重壓迫下，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引導，開始吹響了反抗的号角。

**地點：**漢口江岸車站附近，林祥謙、黃得發、江有才合住的民房院內。

**時間：**1922年五月初。

**布景：**木屋，低濕、破爛，三家屋門相呼應，但均緊閉，中間林家門面較整潔。院內泥土高矮不平，凹處有水坑，院後低處是鐵道，一盞電杆上的路燈歪斜地伸展在空中。遠處見江堤，傾斜而下。

火車從屋後駛過時，煤煙立即瀰漫全院，木屋震動不安。

黃昏時，江岸附近的工人區，軍運火車不時經過，院屋震動搖晃。湖北人江有才的妻子正在這殘破淒涼的院中燒紙錢遙拜，懷抱干噁着的病嬰，口中念念有詞。

鄰屋湖北人黃得發的妻子出屋見狀，趨前慰問。

黄 妻 小狗的娘，你又烧紙錢了。回头有才回家又要生气，人已死了三年，烧紙有什么用啊！……

江 妻 我是求我死了的爹保佑他外孙小狗呀，我真怕他活不了，有才挣这几个工錢，連喝稀飯都不够，哪来錢抓药！近来他又老在外喝酒，家里人死活他都不管……

福建人陈桂贞出屋，見狀想去安慰，遭江妻、黄妻的白眼。

黄 妻 （冷語）誰叫咱們是湖北人，咱們要是福建人，不就有福建老板当靠山了。

陈桂贞欲言又止，叹息进屋。

江有才醉歸，見妻又燒紙錢。

江有才 又燒紙錢……，你爹生前跟我一样，也是把穷骨头，死后还会变財神爷？唔……死的那样惨，掉在鍋爐里面，連他那把穷骨头都燒成灰了，你还想他能显灵！……

江妻流泪。

江有才 你哭什么？老子有办法……

江有才进屋取出破棉絮要去典当，江妻死揪住不放。

江 妻 你瘋啦！晚上不要盖了？！

江有才 放手！要不我就揍你！

江 妻 不放不放！（向黄妻）你来求求吧！小狗在发烧，晚上要冻死的呀！……

黄 妻 你放手，你放手！要不我叫得发去！

江有才 去你的吧，娘儿們少管閑事。

黃 妻 (急) 你……你，我找得去。(急奔下。)

江有才摆脱其妻，挾棉絮奔下。陈桂貞在門前見此情况，同样落泪。江妻絕望地抱着病嬰癱瘓在門前。陈桂貞不顧帮派之嫌，趨前安慰，江妻虽欲訴苦，但因丈夫与林家有帮派之恨，只得低头不語，強自压制自己的悲痛。

陈桂貞暗中拿出仅有的一块銀元，置于江妻身旁，退至屋中。江妻抬头見陈桂貞已离去，更感孤寂，突見地上有一銀元，本能地急將銀元拾起。有頃，觉得銀元必是陈桂貞所贈(或陈桂貞所遺)，决心放下銀元；感到求助无門，望着病嬰潑泣。陈桂貞在門內見狀，忍不住出屋。

陈桂貞 小狗的娘，別难过了，錢是我的，你收下吧。

快替小狗抓葯，剩下的錢把棉絮贖回来，咱們都是穷人，有什么放不开的，有才不明白，对祥謙有疙瘩，你別告訴他这錢是我借給你的不就得了！……

江 妻 (收錢) 謝謝你，……可你們也不富裕啊！

陈桂貞 唉，祥謙常說：穷人要帮穷人。往后你有了錢再还我吧。

江妻伏在陈桂貞身上，感激零涕。

江有才哼着京戲歸来，江妻聞声急請陈桂貞离去。陈桂貞回屋。

江有才提着半瓶酒进院一边喝，一边叨叨，不知說些什么。

江 妻 (气极) 棉絮呢？

江有才 在当鋪里。

江 妻 当多少?

江有才 (伸出三指) 三角。

江 妻 錢呢?

江有才 (指着酒瓶) 在这里边!

江 妻 把当票給我。我去贖。晚上不要盖了? 孩子发着高烧, 你怕他死得不快?!……

江有才 (喝酒) 死吧! 死吧! 死了免得受罪! 誰叫他生在我們工人家里啊!

江 妻 快把当票給我!

江有才 我知道你沒錢贖, 当票卖了, 卖了一角, 哈哈……

江 妻 你这沒良心的对头冤家呀! ……

江妻蹬足, 一块銀元从她的破衣袋中滾落地上。江有才惊奇, 拾起銀元。

江有才 一块大洋! 哪儿来的?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問你, 哪来的?

江 妻 ……

江有才 啊! 原来你身上藏着一块大洋……哪来的? 說, 說呀! 偷来的?! 拾来的?! 卖身来的?! (一把揪住妻子。)

陈桂貞激动地从門内冲出。

陈桂貞 別打她, 是我借給她的。

江有才 啊! 原来是这样……我江有才穷是穷, 可不会

用你們福建幫的錢，拿回去吧！（擲銀元于地。对妻）你这不害臊的婆娘，你丟我們湖北人的臉！你……

江有才將妻子拖進屋中痛打。陈桂貞進屋阻攔。江妻掙脫出屋，江有才追出。陈桂貞奮不顧身地冲過來卫護江妻。

林祥謙的父親放工歸來，見狀惊異，喝止江有才。

林 父：（向陈桂貞）這又是怎麼回事？

江 妻 林大爷，林大嫂借給我一块大洋，叫給小狗抓藥，被他看到了，……他就……這日子叫我怎麼過下去呀！

陈桂貞 小狗娘，別伤心，林大爷跟你作主。

江有才 （对陈桂貞）你……

林父怒視江有才，江有才畏縮不言。

林 父 江有才，你窮昏了還是怎麼的？成天喝醉酒打老婆真有出息……

江有才 我的事不用你們福建人管。

林 父 唔！又是福建人、湖北人，你這人哪，是根木头還是块石头哪？我不跟你說過，咱們全都一樣是窮工人，別分什麼湖北人福建人……

江有才 就得分，就不一樣，你們福建人有靠山，我們湖北人啊，是窮到底了！我江有才決不用你們福建人的骯髒錢。

林 父 你真他媽的傻狗不識臭，桂貞，你、你、你告訴他，告訴他……

陈桂貞 我才不跟他說呢，他沒理好講。

林 父 好，那么我来講，你知道这一塊錢怎么来的？这是昨天桂貞把我們全家的箱子底全都掏空了才当得了这么一塊錢，打算明儿买粮食的！你明白了嗎？…

江有才聞言愕然。

林 父 你別发愣，小伙子。不見外，我叫你声大侄子。我告訴你，不是大爷跟你卖老，我当了一輩子工人，什么世面沒見過？財主老、資本家，有一个好东西嗎？咱們工人翻身全靠自己！嘿，大伙儿要都像你这样，成天喝酒打老婆，那八輩子也翻不了身。祥謙沒說过嗎：咱們工人要拉得近，困得紧，你呀，白长着这么大个脑袋，得好好寻思寻思。（向桂貞）桂貞，进屋去，讓他一个人好好想想。（向江有才）还有，你得給我記住：往后不許你打狗子他娘！

（向江有才揮拳头）要不咱爷俩就先較量較量。（拿起銀元給江有才）拿着！先給孩子抓药，拿着！

江有才接过銀元，林父及桂貞进屋。江有才被林父的話所感，望了望門边站着的妻子，不禁掩面而泣。

江 妻 （挨近江有才）小狗子的爹，別难过了，往后別喝酒了，把身子骨儿糟賤完了！

江有才 没办法啊！我的苦林大爷也不明白，你，就更不懂了。

江 妻 林大爷的話說得多在理呀，赶明儿多跟他老人

家談談……

江有才 你懂得什麼呀，廠里明兒要開除我了！

江 妻 （大驚）啊！那……那不是死路一條了嗎？！……

江有才 嘿，還有一條路。

江 妻 什麼路？什麼路？

江有才 （忽然神經質地叫起來）我不願去，我不願走啊！

我……

屋中病嬰哭聲，江妻進屋。

江有才在門邊猶豫，又以水缸中的冷水澆自己昏沉的腦袋，然後不安的徘徊着……

江有才 （突然自語）我操他祖奶奶，真要逼死我啦！

黃妻拉着黃得發急忙歸來，準備替江妻解圍。見江有才一人在院中。

黃得發 怎麼回事？……

黃 妻 （問江有才）小狗子他娘呢？

江有才 （指屋內）沒事啦，在屋裡。

黃妻進江屋。

黃得發 有才，你不害臊嗎？堂堂男子漢，躲在家裡打老婆。有種把拳頭對准他們福建佬去。（指林祥謙家。江才有半晌不語）棉絮呢？

江有才 當啦。

黃得發 把當票給我，我想去贖。

江有才 當票賣了。

黃得發 你有沒有良心？眼看把發着高燒的孩子凍死！



江有才 我的事你别管。

黄得发 我不管誰管？咱們俩从小一块捡煤渣长大的，你的事我能不管嗎？我不管誰管啊？难道讓他們福建佬来管嗎？讓財主佬来管？难道……

江有才欲言又止，忽然蹬足抓腦，有苦說不出。

黄得发 有才，你怎么啦？告訴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几天我看你不大对劲，下了班就喝酒，上班前也喝酒，到底有什么心事啊？

江有才 （仍不語，半晌，喃喃地）过两天怕上不了班了。……

黄得发 怎么？……是不是胡大头来找过你？

江有才 你怎么知道？

黄得发 （停了一会）嘿，那小子也来找过我……

江有才 怎么，他們也要开除你？

黄得发 ……唔。

江有才 他也要你加入他們的传习所？

黄得发 唔，不錯。

江有才 你怎么想？

黄得发 你怎么想？

江有才 我想靠不住，沒有那么好的事，加入他們的传习所，免費学技术，每月还津貼三块大洋……

黄得发 得了，別說了，讓人家听見了沒臉。……这两天胡大头逼得我好紧，一忽儿軟，一忽儿硬的，你別睬他是咱們同乡，他呀，只听財主佬的。唔，咱們